

新文艺

萧红
氛围小说

锡庆编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萧红

新文藝

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

萧红

氛围小说

锡庆编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萧红·氛围小说/萧红著;锡庆编.-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8

(新文艺·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读本)

ISBN 978-7-5321-6815-6

I. ①萧… II. ①萧… ②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5505号

发行人:陈征

责任编辑:乔晓华

美术编辑:周志武

封面设计:梁业礼

书 名:萧红·氛围小说

作 者:萧红

编 者:锡庆

出 版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7

插 页:2

字 数:124,000

印 次: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815-6/I · 5441

定 价:27.00元

告 读 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021-37910000

序

锡 庆

萧红（1911—1942）的一生太短暂了！只活了三十岁多一点，短得就像是“短篇小说”一般。

但萧红无疑是一个天才！就在她这短暂的一生里，就在她这短暂的有效“创作期”（1933年4月《弃儿》是其“处女作”，1942年1月《红玻璃的故事》是其“遗述”）里，她不仅完成了三部中、长篇小说：《生死场》《呼兰河传》《马伯乐》；三十多篇短篇小说：《黄河》《北中国》《小城三月》等；两部戏剧：《民族魂鲁迅》《突击》；几十首诗：《可纪念的枫叶》《苦杯》《春曲》等；还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散文名作：《回忆鲁迅先生》《商市街》等，这上百万字的各体创作带着她疲惫、多病、伤痕累累的坚韧与勤奋，映着她曲折、坎坷、顽强自立的

纯真与赤诚，不仅证明了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天才女作家，而且也证明了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非凡“眼力”——鲁迅从《生死场》中看出了萧红在创作上的巨大潜力，意识到这是继冰心、丁玲之后将会崛起的一颗女性希望之星！当然，萧红毕竟去世得过快、过早了，她如果不是这样像夏夜的流星一样仅以璀璨的一闪划过黑沉的夜幕，留下回味无穷的灼目光华的话，她的成就、地位实在是难以估量的！

对于萧红的研究显然还比较薄弱。

不错，《生死场》这个中篇由于鲁迅先生《序言》的首肯已被论者普遍接受，它的确奠定了萧红在创作上的坚实地位；但《呼兰河传》呢，这篇不“像”小说的小说实在是开创了一种地方“风情、文化”小说的新写法——它不是人物“自传”（只是带有一些“自传性”罢了），而是为“呼兰河”这个独特又典型的“地域”文化生态、民风民情作“传”，这在当时的小说“文坛”上是一个带有“先锋性”的新颖独创！《马伯乐》这个长篇尽管没有最后完篇，但在萧红的全部创作中是一个偏离了“常规”写法的“例外”，也可以说是一次创作的“冒险”——萧红大约自己也深知她既少老舍的“幽默”也更乏鲁迅的“深刻”，

但她为什么不问后果、不计成败地要去甘冒这个“风险”呢？没有别的原因：她要师法鲁迅，像《阿Q正传》“画出国民的魂灵”那样，她也要以自己的笔墨画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会里半“中”半“洋”、奴性十足的“现代国民的魂灵”！小说不能算是多么成功，但在这里，萧红表现出了多么非凡的真正艺术家的巨大勇气！至于短篇小说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薄弱了。其实，由于思想、生活、艺术表现力的种种制约——对于一个年仅二三十岁的年轻女作家，这中间还两次怀孕、分娩，除了婚姻不幸外还经常处在“饥饿”之中，一直体弱多病——我个人认为：驾驭中、长篇小说，萧红的确功力有所不逮（特别是在艺术结构上她魄力、组织力都显不足：辗转流徙的动荡生活自然也加重了她这个缺欠），但她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操纵自如、游刃有余的！从艺术上看，萧红的短篇小说实在是取得了较高的成就，很多篇什构思精巧，技法娴熟，堪称“杰作”，特别是到了后期简直是达到了随心所欲、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。

这里，从萧红三十多篇短篇小说中依我的“眼光”选编了十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佳作。我想先逐篇地加以介绍，然后再总括地谈谈她短篇创作的特点等。

《王阿嫂的死》，过去一些研究者曾认为这是萧红创作的“发端”。现在已经查明：《弃儿》才是她的“处女作”。但《弃儿》带有“自叙传”色彩，社会意义远不如这一篇来得强劲。所以，以此篇作为短篇的“领起”，看来似乎更为合适。

这是一篇社会性浓重的悲剧小说。女主人公王阿嫂死了丈夫——她丈夫“王大哥”蒙冤酗酒成疯，活活被地主差人纵火烧死；她身怀六甲几乎是在田地“爬”着为地主家“流汗”、卖命，午间稍一喘息时被地主狠踢一脚，伤了胎气，生产时母子俱亡——这样，连先前她已死去的三个孩子，到这时彻底地家破人亡！她领养的一个天然的“小流浪者”七岁的小环姑娘也有一本“血泪账”：其父早死；其母被地主儿子强奸后气愤身亡；她在其姑、姨家短暂“流浪”后不得不到地主家乞食并横遭打骂；刚刚得到了王阿嫂的温情母爱的她，现在又得零汀漂泊……在这篇作品里“佣工”们（贫雇农）尚未觉醒。他（她）们像风吹偃了的小草，随风俯仰，难以挺立。整个作品充满了忧愁、悲哀、凄苦、无望的氛围。但作者的“倾向”又是很鲜明的，她把神圣的同情、友爱显然放到了那些只有“简单而不变化的名字”（尽是一些“公共的名称”）的“佣工”们

身上。

《夜风》比《王阿嫂的死》大进一步，是一篇精炼、精彩的觉醒小说。

为地主家洗衣糊口的寡妇李婆子和她的儿子放牛娃长青，在事实的教育下，摆脱了“忠”、“义”思想的束缚终于觉醒，参加了×××（共产党）领导的武装斗争，打倒了欺压贫苦农民的地主阶级，做了自己生活的主人。

这篇小说选择了“非凡”的视角——它正面从张姓“地主宅院”切入，形象描绘了这个陷入群众斗争汪洋大海里的一片“孤舟”、一座“死堡”的六神无主、心惊肉跳。老地主婆抖动“小棉袄”的动作正说明了情势的“险急”。在《夜风》里这个地主婆“老祖母”的虚伪、歹毒，张地主及其众兄弟的阶级本性，都得到了具体、生动的刻画。小说的生活容量是惊人的：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个进程都“具体而微”地浓缩在这“咫尺”的画幅之中了。

《哑老人》短而别致。萧红在这里把摄像的“镜头”移向了城市底层生活最寒伧的一角。荒凉的街道。萧瑟的秋风。三位老人，都是乞丐。其中一位，半身不遂，又聋又哑——他就是

小说的主人公“哑老人”。哑老人的儿子死了；儿媳妇改了嫁；靠着在工厂做工的孙女小岚接济吃食，苟活性命。就因为小岚每天回家两次（给爷爷送饭），竟被工头毒打而死。而哑老人也因吸烟掉下的火星引燃草帘被火活活烧死。这是一幕最悲凄的惨剧，活画出了旧中国底层群众的真实人生。小说的笔墨是精练的，除了小岚不多的“独语”外，作品几乎像是一出“哑剧”。萧红在这篇创作里颇有意识地锤炼了她“雕塑”人物的出众才能。

《手》，是一篇动人的杰作，充分显示了萧红的创作个性。

她不再过于着重“情节”的编织、“故事”的讲述。她把创作的重心转向了人物“性格”的刻画、环境“氛围”的再现。

染缸房染匠的女儿王亚明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城里上中学。因其双手是“黑”的、卧具不整而备受歧视：校长、舍监、阔小姐，甚至门役都刁难、羞辱她，给以颜色。她忍辱负重，发愤读书，但终因基础较差、英语不行而不让她参加考试，并令其退学回家。她（王亚明）和一班师生的“对立”，实质上是“贫”与“富”、“下等人”与“上等人”的阶级对立。《手》反映了穷苦的劳动者对文化、知识的精神渴求以及富有者对文化、

知识的蛮横垄断。在那样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，政治的统治和文化的垄断总是相互伴随的。维护这既成“秩序”的最好办法，就是让“王亚明们”永远“愚昧”下去！

《手》的取材是极为寻常的，但作家在这“寻常”生活中发现了并不寻常的“意义”——这正是萧红高明的地方，也是《手》的深刻之处。

用第一人称“我”的视角叙述，大大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性、逼近感；不“温”不“火”、逐层展开的叙述“节奏”，使得小说舒缓有致、沁人心脾；最见精彩的当推“氛围”的渲染，冷漠乃至冷酷、轻视乃至鄙视、取笑乃至恶作剧的凛冽气息使人倍感压抑。

《手》已经标志了萧红短篇的成熟。

《牛车上》构思的巧妙令人击节称绝！

五云嫂在牛车上讲述了她丈夫姜五云因当了逃兵（而且是个头目）而被“就地正法”的事情。作家在这里——在弹丸之地的“牛车上”——以有限的局促“空间”讲述了一个相当“开阔”的故事。这表明：作家真正吃透了短篇小说“短”与“小”的文体特点，在“短小”中求阔大，在“有限”中求无

限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“短篇”的体裁优长。

《牛车上》叙述的技巧是颇高明的：第一人称套第一人称；人物的心态、动作表达得活灵活现；场景、氛围的描绘历历如在目前。

和《手》一样，这两篇小说都是散文化小说。

《朦胧的期待》写在《黄河》之后，但发表略早，表达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整个民族的一种“典型情绪”，所以将其调前还是有道理的。

这篇抗敌小说写的是：长官的卫兵、“特务连”的金立之要上前线打仗去了；女仆李妈（金的心上人）想在分别前和他说点“体己话”而未得，作品通过洗裹腿布、买烟、赠钱（一块钱）等细节描绘，表现了李妈“朦胧的期待”——打胜仗，回来成亲、安家，过好日子。

这种“期待”，虽然“朦胧”却又非常“实在”，反映了当时亿万民众的一种普遍心理情绪，使这篇短作蓄满了健旺的时代精神。

《逃难》在萧红的短篇创作中独具一格。

在风格上它和长篇《马伯乐》极为相近。是女作家全部短

篇创作中仅见的一篇讽刺、幽默小说。

主人公叫何南生。原来只是个小学教员，抗战间由南京逃难到陕西靠着朋友的关系才当上了中学教员。他一向反对中国人，好像他不是中国人似的；再有，就是他稍遇困难、危险之事立即“对全世界怀着不满”，并惊慌失措，常说：“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……”他挂着“抗战救国团指导”的头衔，发表着“誓与潼关共存亡”的讲演，实际上却挤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并决定“一去不回”，溜之大吉。挤火车时，他携太太、带儿女以及锅碗瓢盆、坛坛罐罐，甚至字纸篓、旧报纸、洋蜡头、细铁丝等等（光旧报纸就带了五十多斤，以备取火烧饭！）终于，他逃上了火车到达了西安。“还好，还好，人总算平安。”这是他惊魂稍定时所说的话。他本来还想说“到那时候可怎么办”的——不过这次却没有说。

《逃难》画出了与金立之、李妈等迥然不同的另一类“中国人”的嘴脸和魂灵。小说的文笔并不犀利，但“婉而多讽”。这对一个女性作家来说已经颇为不易了。

《黄河》，是几篇抗敌小说中写得最具气势，最有力度的
一篇。

一个中国作家如果没有观察、表现过黄河，那肯定是一种缺憾，一种不幸！萧红是幸运的。——作为一个极富画家素养、敏感气质的女作家，萧红在面对中华民族发祥的“摇篮”、精神的“象征”——黄河时，一下子就抓住了它的特征和神韵：

“黄河的惟一的特征，就是它是黄土的流，而不是水的流。”

“悲壮的黄土层茫茫地顺着黄河的北岸延展下去，河水在辽远的转弯的地方完全是银白色，而在近处，它们则扭绞着旋卷着和鱼鳞一样。”

就是在这样略显悲壮、苍凉的廓大背景上，《黄河》为我们上演了一阕慷慨激昂的活剧：“阎胡子”运载面粉的大船上上来了一个“八路”。这位豪爽嗜酒的彪形大汉“船主”和新近丧妻赶着归队的“八路”很快成了朋友。“俺家那边就是游击队保卫着……都是八路的，都是八路的……”当这位“阎胡子”船主得知这位“八路”士兵就是赶往赵城时，这位家住赵城的“船主”真正地高兴、激动了！他原是山东人，黄河发水时死了双亲；带着老婆跑到关东，不想关东又成了“满洲国”；没办法，只能投靠叔叔来到了山西赵城，租种了两亩地，还靠着这破船“穷跑腿”；现在，战事又起，他正为妻儿的性命担心、记

挂……船靠岸了，他又在小饭铺请这位“八路”吃饭。他想往家里捎去他“平安”的话。

但捎句“平安”话显然不是最重要的。

“站住……站住……我问你，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，老百姓就得好日子过啦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这回必胜……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。”

这是篇末临分手时“船主”和“八路”的对话——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对未来的“憧憬”，才是小说的点睛之笔！

《黄河》在萧红的小说中是独放异彩的！它表现了抗日前线上“八路”的奋不顾身、以“抗日为先”的英勇精神，反映了“八路”和民众休戚与共、心心相印的血肉联系。

《后花园》是独特的。它表现了小人物“几乎无事的悲剧”。

为主人经管磨房、打梆的冯二成子出身贫苦，三十多岁仍未成家。他因接触了主人家的女儿而开始“怀春”，却又没有丝毫的勇气，眼巴巴送别了她远嫁他人。后与王寡妇结合。不久，妻儿俱亡，主人也死了，又只剩下了他孤身一人。

小说没有什么情节、故事。有的只是平淡如水、永远不变的孤寂、乏味的生活——就像是磨房的“磨道”那样，永远只

是单调的重复。主人公冯二成子懵懂无知、辛苦麻木，不知道为何而生、为何而活——就像后花园那些“花草”一样，随时序更迭而自生自灭。

萧红对“冯二成子们”（王寡妇等也显然一样）是怀着“大悲悯”的。她同情他们，怜爱他们，提出了“是谁让人如此”——把人生下来，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子，就不管他了——的重要问题。

《后花园》写出了更为深邃的“人性”深度，更为本质的国人“生存状态”，是一篇具有“启蒙精神”的平凡人悲剧小说。

《北中国》可谓短篇珍品。中国现代历史上这场震惊了中外视听的“皖南事变”如此迅速、又如此深刻地在小说艺术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，再一次证明了萧红的敏锐——惊人的政治与艺术敏锐！

大事件需要有大腕力。

耿振华参加革命打日本去了；耿大先生、耿母在家里挂念着儿子。叫人绝对意想不到的：儿子竟被中国人无端杀害了——这里暗写着“皖南事变”。结果，耿大先生疯了，反复不断地写着毫无希望投递出去的“信件”。信皮上总是这样写着：

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

耿振华吾儿 收

父字

耿大先生是“爱国”的。是崇敬“抗日英雄”的。——这也正是萧红的立场。她在选取了这样重大的“事件”作为小说题材时，再一次娴熟把握了“短篇”的文体规律，以“侧写”的高明手段铺染了浓重的悲剧“氛围”，表现了大气大度的艺术腕力。

萧红最后的短篇《小城三月》是一篇内容凄楚、情调高雅、文字婉丽的幽美小说。

从《后花园》起她的短篇创作已经是“炉火纯青”了，这一篇《小城三月》尤见精彩。

小说写的是“翠姨”的故事。翠姨是一个娴雅端庄、惹人怜爱的姑娘、她来到“我”外祖父家里，接受了时代文明的新鲜气息，身心都悄悄发生了可喜改变。她想上学读书。她想自由恋爱。她想走向社会。在“小城三月”里，她对“我”的一个表哥萌发了恋情。但家里给她订了亲，强逼她要走一条千百

年来女性所走的习惯老路。她挣扎着、抗拒着、拖延着，悒郁成疾，终至病亡、一个在“春光”里滋润孕育、含苞待放的蓓蕾还没有来得及开放就在又一度“春光”来临时匆匆凋谢了。

《小城三月》是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。翠姨是坚韧、执著的，她追求美好的婚姻和理想的人生，不自由、不自愿则毋宁死！她以自己的生命陨落证明着“小城”在“三月”里的觉醒。

这个小城故事是由“我”娓娓道来的。“我”并不挺身而出、慷慨陈词，相反，常出以静观默察、客观纪实的明智态度和“婉叙”笔墨——这种让倾向从场面、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“节制”艺术充分表明了萧红的练达。散文化的优雅笔致和翠姨的优雅风度因内符外、异常契合。封建传统势力在温情脉脉的“亲情”面纱笼罩下依旧冷漠“吃人”的罪恶本质被再现得淋漓尽致。

在上述逐篇地简括缕析了本书遴选的具体作品之后，我们现在可以对萧红短篇创作的“总体风貌”做一点评说了：

一、萧红的全部创作是和她所生活、经历的特定时代密不可分的。她的小说创作——特别是其短篇小说的创作，主要反